

Han Suyin's
Moon

[[[

纯粹译丛

韩素音 的 月亮

[日] 茅野裕城子 著

王中忱 金海曙 周颖 译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韩素音的月亮

[日]茅野裕城子 著

王中忱 金海曙 周颖 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韩素音的月亮

HAN SUYIN DE YUELIA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韩素音的月亮 / (日) 茅野裕城子著; 王中忱, 金海曙, 周颖译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20.1

ISBN 978-7-5598-2418-9

I. ①韩… II. ①茅…②王…③金…④周…
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6283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黄轩庄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: 524002)

开本: 889 mm × 1 194 mm 1/32

印张: 5 字数: 120 千字

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~10 000 册 定价: 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序言 身体的力量

刘震云

日本作家茅野裕城子的中篇小说集《韩素音的月亮》，1998年曾在中国出版过，时隔21年，再度出版，证明出版社判定，事到如今，这些小说，还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；这些小说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

21年间，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。最大的变化是，人类的交流手段已到5G；永远不变的是人性。

文学的一大功能，是记录同时代生活的痕迹。有了《红楼梦》，我们知道中国的清朝人是如何喝水、吃饭、从恋爱到生孩子的；有了《源氏物语》和《哈姆雷特》，我们知道日本的平安时代和丹麦12世纪的人的行为和思维。茅野裕城子的《韩素音的月亮》，写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的生活，那时最快捷的通信方式是BB机和传真机；茅野裕城子在文中还提到当时的流行动词是“打”，打开水、打饭、打字、打车，或打别的。“打”

这个词很暴力，但转身变为日常的多功能动词，用到生活的各个角落，也反映一个民族的消化能力。正如民国时代和之前的时代，“死鬼”“挨千刀的”，是老婆对丈夫的日常称谓。多么经得起摔打的民族，才能把仇恨的词语，用到她最亲近的人身上啊。

文学更重要的功能，是记录同时代人对待世界的态度。其中，对性的态度，最能反映这个民族爱和恨的立场。除了性，还有食物。食色，性也。本来，食物为延续自己，性为延续后代；当人类的食物和性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时，它们又剥离出单纯的享乐和娱乐功能。当这种功能出现在不同民族的男女身上，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碰撞呢？这是这本小说集饶有兴趣所探讨的。

书中共有四篇小说：《韩素音的月亮》《淡交》《蝙蝠》《西安的石榴》。四篇小说中的人物，民族不同，从小生活的国度不同，因为偶然的因素相遇，或在北京，或在东京，或在纽约；但有一点相同，他们刚见面不久，甚至头一次见面，甚至言语都不通，马上发生了肉体关系。在情感和思想熟悉之前，身体率先熟悉起来了。你可以理解成身体开放，但旧中国的包办婚姻，一男一女，也是身体熟悉之后，感情和思想再逐渐见面的。世界转了一圈，在不同名词和习惯下又重合了。

“没有任何手腕、计谋、筹划、目的，白玉般的心地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专心致志地交媾。”——多么好哇，书里的主人公这么想。

“这是一个间隙。”茅野裕城子写道。

同时她又写到，性像石榴一样，“这么麻烦的水果，没法让人产生吃它的心情。”

比这些重要的是，茅野裕城子在书中提出一个哲学观念，即时间和相知的关系。中国人说，有几件危险的事不能做：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（《周易·系辞下》），还有，交浅而言深……而茅野裕城子反其道而行之，相识多年未必相知，刚见面就能深入了解；用什么？用身体。她的意思是：这就是身体的力量，这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。或许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哲学观念上，恰恰把它们颠倒了。

这也是这本小说集的价值。

2019年4月，北京

新版前言

茅野裕城子

1979年第一次去纽约，看到唐人街的特产店正在甩卖革命样板戏的明信片。那时候，为英姿勃勃的红色娘子军做背景的椰子树、白毛女透明的白发、《智取威虎山》主角人物毛茸茸的虎皮背心等突然闯入我的视线，惊愕之余，我在宾馆的房间里出神地凝视着这些图片。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？不明白，完全不明白。那时候的我想，自己一生也不会去中国大陆，这是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另一个星球。不过，十多年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我却来到中国，来到北京，并在这里住了下来。

在此之前，我虽曾在世界各地旅行，却从没有只身一人在语言不通的外国生活的经验。我只是默默地在中国生活，睁大眼睛观看改革开放带来的日益变化。《韩素音的月亮》就是那时写的作品，其中出现的北京风景和现在的北京已经大异其趣。现在的北京少年，有的可能那时还不记事儿，或者还没出生。那是中国哗啦啦地转变为现在这样令人惊奇的国家之前，各处都还留有现代化之前农耕社会的最后印记，庶民的生活样态、恋爱和结婚的

概念、电视节目的内容，都让从日本经欧美而来的我惊讶不已。

在费里尼任编剧的电影《罗马，不设防的城市》里，在到处布满古代遗迹的罗马市街之下掘进的地铁工程中，有一天，挖掘现场浮现出了精美的古代壁画，但壁画一和外面的空气接触，顿时消散殆尽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我在北京的生活，也许就是一个局外人所看到的在眼前瞬间消失的景象。

我有时候会想，比如小说里出现的“打开水”，这个词语现在还在使用吗？现在已经不需要“打开水”了，连找到那种鹿牌暖水瓶也不容易了吧？摁一下桌上电热水器的开关，这样的动作能用“打”这个动词吗？等等。

我现在已经离开中国，但在克里米亚、吉尔吉斯、哈萨克等前苏联地区旅行，还会经常遇到没有电梯、楼梯破旧的五层住宅楼，那时候，心里便会很奇妙地怀念起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。

《韩素音的月亮》是很常见的因误解而产生爱情的恋爱小说，如果被当作一个属于“西方”的人努力想要接触“东方”的依依之情来解读，我会感到很高兴。

《淡交》和《蝙蝠》这两篇，是有关80年代在纽约和东京的亚裔人的故事，是我住到北京之前，在美国经历的最初的“亚洲体验”。那时，那些地方还没有多少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。这样想来，这两篇小说，也可说是录存了徘徊于那一时代那一场所并

不断变化的亚裔人的身姿和形象。而《西安的石榴》则是2000年以后发表的作品，和《韩素音的月亮》有一定的连续性，我的另外一部小说集收入了这篇作品并以此为标题。

《韩素音的月亮》获得集英社的《昴》杂志文学奖时，担任评审委员的濑户内寂听女士褒扬说：“虽然描写了性，但不让人感到污秽。”在祝贺获奖的宴会上，濑户内女士讲到她在战争时期生活于北京的经历，结婚、生子，坐着人力车赶往西单医院，等等，让我惊讶不已。晚年的李香兰（山口淑子女士）也说读了我的作品，并向我讲起她在北京生活的往事。还有活跃于德国和日本的作家多和田叶子也评价说：“这篇小说，不仅仅写了语言沟通的问题，还表现了所有的恋人在恋爱初期的不安和对对方的误解。”

《韩素音的月亮》中文版初版发行时，曾在北京紫竹院一个类似文学沙龙的场所举办过出版纪念会，莫言、余华等多位作家出席，让我感到特别紧张。莫言先生特意写了发言稿，让我非常感动。现在，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盛情，特别是多马先生和杨广恩先生的关照，《韩素音的月亮》中文版得以再次出版，更让我高兴不已，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（王中忱译）

目 录

- 韩素音的月亮 001
- 淡交 047
- 蝙蝠 071
- 西安的石榴 109
- 附录 日本文学越境中国的时候
——茅野裕城子论 125
- 译后记 141

韩素音的月亮

王中忱 译

“语言不通……”丑丑的字潦草地写在了那张纸上，那男人微歪着头，又继续往下写：心，然后又是一个字：急。“心急”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“语言不通，心急。语言不通，心急。语言不通，心急。”语言，要是颠倒过来，就是言语^[1]，啊，明白了，话语不通，心脏跳动加快。对，准是这意思，可能是这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尽管话语无法沟通，心可是扑通扑通激动不已。要是巴西人，就会恬不知耻地死死盯住对方，说：“我爱你^[2]。”变成中国话，就是这么一句呀！

啊！他是在勾引我呢。一个刚刚见面话语不通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人，他就动心思写字勾引？这么一想，不由得有些感动，自己也激动起来，心情真好。

园子品着味道浓烈的红色鸡尾酒，开始了今年的告白。我默默地听着，喝着白兰地掺果汁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成了我的

[1] 言语：日语词，意为“语言”。

[2] 原文为葡萄牙语。

习惯，不管工作怎么忙，也不管男人怎么不满，每年正月，我都要在东京等待园子从世界某地飘然归来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自己也不清楚，虽说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女友中，园子是很珍贵的存在，但其实也算不上特别亲密，并且，园子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也从来没有要听别人说话的意思。一年里，不过是她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寄来几张明信片，或者我去欧洲时见一面，然后便是正月的东京相会，仅此而已。可是，如果分别的日子稍微久了，我却会强烈地渴望见到她。

姑且不说这些，对于女人的小小狡黠，我是非常敏感的，稍有察觉，甚至会把以前曾有一些很少的交往也搁置起来。园子可能是属于没什么心计的，观察了多少年，都没看到，没有。这可能因为她现在天涯孤旅，过着遗产继承者的优雅生活，但也不能说这是唯一的原因。园子一旦朝向一个什么目标（多数是男人）的时候，一切心计都会消失，而变成一个纯粹的欲望体。但如果谁要因此以为她喜欢性行为，那我可以回答：绝非如此。性是方法，但绝不是她的目的。

记不清是哪年的正月了，在一个散发着八十年代气味的地下酒吧，园子突然很高兴地说：“真的，最近发现的，早泄的，有时居然感觉特别好。”她的声音在冰冷的灰色墙壁上回响，酒吧里为数不多的客人都看着我们。可是，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。和园子谈论性的时候，我们总是陷入错觉，觉得是在严肃地讨论别的，比如人生重大问题之类。在这种时候，园子的话斩

钉截铁，像筱田桃红^[1]说夏天的壁龛无须挂条幅而应直直地打上一道凉水一样有说服力，所以，我并没有认真考虑早泄好还是不好，就点头回答：“嗯，可能是这样吧。”而就在点头的时候，一个念头突然闪过：对于园子，大概我只是一个点头称是的存在吧。过上遗产继承者的生活以后，园子以往的工作热情骤然消失，又不想成立家庭，恋爱事件就成了她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；如果一定要我说喜欢和点头肯定的是什么，可能就是园子的“女人味儿”吧。

可是呢，等到听懂一点儿简单的会话之后，我愣了，原来在那个国度里并没有那么浪漫。语言不通，心急，不过是说：话语不通，心里着急。从最初的最初，就理解错了……那个男人，肯定觉得我这个日本人，也可以说外国人吧，挺有意思的，搭个话怎么样，就是这样很一般的挑逗。而我这个傻瓜，却以为是一见钟情，陷入热恋了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一句“这也是常有的事”，本来也可以收场，但这回却难堪了。要是话语能沟通，一谈就明白，这次是一句话也沟通不了，该怎么办才好？

去年正月见面的时候，我还在巴黎住着呢，来东京不久就顺道飘到北京去了。你见过金吧，没见过？我的老朋友，韩国的朋

[1] 日本现代著名书法家。

友，多数都叫金，但我的这位金，可是一个古怪的家伙。为了研究什么陶瓷，住在北京，跑了很多城市。金邀我说，好久不见，怪想念的，来玩玩儿吧。我呢，想也没想，就坐上了飞机。二月里，刮皮刮脸地冷，到处都噼噼啪啪闪着静电的火花。在机场，呼吸到降雪之前的沉滞空气，我已经后悔此行。但金戴着海獭帽子，正站在聚集着敲诈顾客的出租车的大厅里微笑着招手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在成田机场买的沙拉油给她看，她非常幸福地大笑起来。

出租车奔驰在暮霭朦胧、狭细的田间小道上，可以看到远处的羊群、令人感觉寂寞的路。“咱俩那次不是从巴黎去柏林了吗，回来的时候，飞机降落在戴高乐机场，本来是熟悉的风景，但那时却让人感到特别清寂，所以我固执地说，这是旅途中德国的一个什么城市。还记得吧。”眼前的风景就跟那时候一样，冬日里一片冷清的农地，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国家首都的机场。没有一点儿亚洲气氛。

金的住处，在学校里边。在中国，好多人都住在校园里。在学校工作，下班了，就回到校园里的宿舍。有的人，从恋爱、性交，个人的私生活，甚至一直到死，都在一个单位完结。够无聊的了吧。并且不光是学校，大多数工作机构都是这种制度。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。像我这样讨厌学校、没过过集体生活的人，想象一下校园里有那么多人性交，觉得挺不道德的，嘿嘿嘿。

到了金的学校，天已经全黑了。我说要住宾馆，金说：“算

了算了，住学校招待所，可有意思了。”硬把我领到她住的一座旧楼房。“哎，晚饭，去食堂吃吧。”金用力扯着我的手，仍然戴着海獭皮的帽子，在黑影里走在前头。金的帽子没准是貂皮的，在黑暗中闪着光亮。为了那些什么陶瓷，金首先要学习中国话，因此从东京迁到北京。她在东京住了十多年，但要说她的日语因此就很流利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很简单的单词，她会满不在乎地说错，特别可爱。金的日语的语调，满载着她在日本生活的一切。就是这个金现在在学中国话。她最初说中国话，肯定也和她的日语一样吧。

据金说，她的学校使用的旧课本里，有一些自己一生中从未使用过的词语，如同志、宿舍、食堂、饭票、水房等，好像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“比如说‘打’这个字吧，当动词用，有很多意思。咱们现在一起去吃饭，就叫打饭，一会儿顺道去那个排着热水龙头的小房子往暖水瓶里灌热水，那呀，叫打开水。哎，对了，开水，就是热水。可是开头我可不知道，还想，把水打开怎么就是热水了呢？”金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。怪不得她提着暖水瓶呢。但是，为啥不在自己的房间里烧热水呢？我跟在金的后面，内心暗问。没有路灯，漆黑的校园中央大路，让人觉得怪怪的。路上的人多得摩肩接踵，在暗影里愉快地喊着笑着一起去“打饭”。他们说的话，语调都蹦蹦跳跳的，语尾部分使劲地向上跳。“哎，金，那些人说的不是中国话呀，一跳一跳的，好像要跳回到拉丁语国家去。”

“是呀，这里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，学生大都不是汉族，有西藏的、内蒙古的，从新疆来的特别多。语尾毫不费力就挑到高八度的，那准是说维吾尔语的孩子。”少数民族，翻译成英语，这里的人们，不说 MINORITY，而是说 NATIONALITY^[1]。

“可是让我吃惊的，还不止这些呢。”金继续说：“这个学校中国语的第一课，是关于中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介绍。其中的一个，竟然是朝鲜族。你看，按这个国家的概念，我也成了少数民族出身了……这一惊可吃得不小，和在日本、美国的体验完全不同。”金使劲地向我介绍。

穿过维吾尔族食堂和回族食堂，就是朝鲜族食堂，金在那里用母语点了菜，于是端来一碗辣白菜加炒饭。热乎乎辣酥酥，特别好吃。“明天，有个中国人，具体是谁，不太清楚，举办一个什么‘艺术家沙龙’，咱们顺便去看看。”金一边夹起一片不知什么肉片，一边说。金的精神头儿很足。

附带说一下，所有来食堂的人，都把暖水瓶放在了地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饭后要灌满热水带回房间。关于热水的看法，也被改变了呀。以前我毫不怀疑，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早上擦拭睡眠起来后，首先要往壶里灌满水，然后点着燃气。到这儿头一回听说，每个房间里并没有燃气，人们是用晚上带回来的热水来喝起

[1] MINORITY：少数民族；NATIONALITY：民族性。

床茶。不过，这说法也不过是金的臆测。其实，人们是在入寝之前，往热水里兑上凉水，用来洗脸洗脚。没人像金那样，早起不喝咖啡就不能活。又不是老爷爷，不需要早上起来就喝茶。把热水倒在洋瓷盆里，用来擦洗身子，然后泼到水泥地上，在这个极其干燥的地方，这样可以保护皮肤，可以说是一石二鸟。这是好久以后，一位英语很好的女孩子教给我的生存方法。后来呢，暮色里抱着两个暖水瓶打开水的男子的高大背影，曾让我停住脚步，呆呆凝望着出神，真有味儿。

第二天，金戴上帽子，没错，是貂皮的，又披上俄式大衣，叫住路上的出租车，给司机看了看写着中国朋友地址的字条。“以前你想在街上随时叫到出租车，那几乎不可能，现在的进步可真够大的了。”金非常满足。拉达牌，什么地方产的车？不知道，东欧吧，或者是俄罗斯。那也够破旧的了。“这铁格子是什么，好像被装进猪笼子里头了。”“你呀，太奢侈了，这种出租已经算高级的了，我还坐过被叫作面包车的天津大发牌箱型车呢，像坐马车一样摇摇晃晃。”已经一半儿中国化了的金批判我说。隔开司机和后面座位的铁格子的前方，是淤积着浅墨色的沉滞的天空。那是供应许多家庭暖气的煤炭燃烧的结果。偶尔有光线照射下来，空气里，确实可以看到有损健康的物质在飘游闪烁。

乍一看，觉得这里的街道和东柏林极其相似，那些集体住宅简直像是同一个人建造出来的。设计绝对缺少个性，但奇怪的是